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圖書編卷八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孫　衡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陸　湘

謄録監生臣萬培成

欽定四庫全書

圖書編卷八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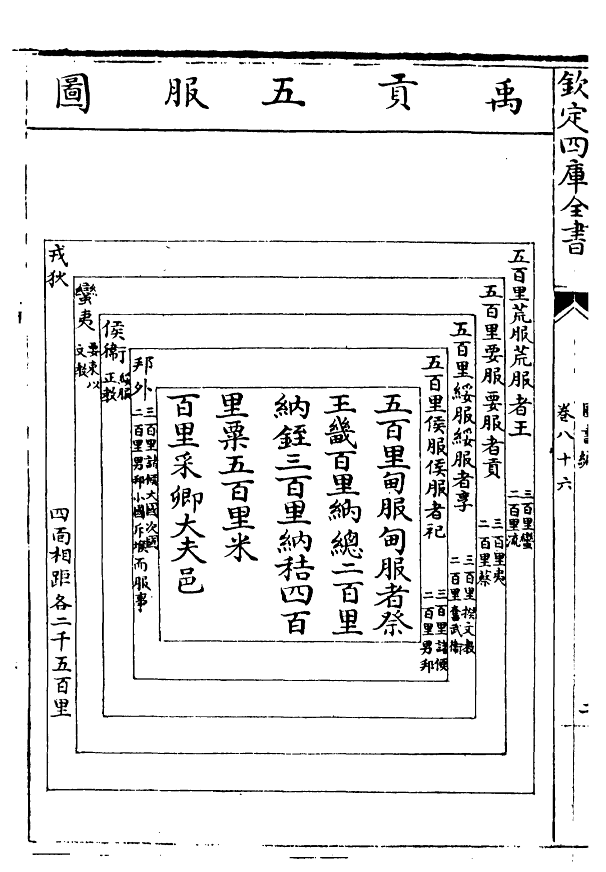
明 章潢 撰

戸曹總敘

地官一也周官數五典擾兆民司徒之所掌者統於一後代厚民生正民徳戸禮之所職者分為二豈官職可分亦可合歟考之虞典司徒主五典教百姓親睦稷教稼穡虞若上下草木鳥獸周始合于司徒是虞廷三官而周合為一則後代即周

司徒一官而分之為戶禮也奚不可哉但地之道大矣任地官者其職未易稱也大司徒佐王安擾邦國必邦國安擾斯有以盡乎地之道也是故九畿九服九賦九貢莫非其所掌然盡鄉遂都鄙之民而統之即盡鄉遂都鄙之民而教之三代之民衣食足禮義生皆司徒安擾得其道也自歷代有戶部民部度支金部倉部其名異其職掌亦殊要皆為富國計耳我朝戶部尚書即周地官卿也侍郎即周少司徒也其屬十三司各掌一布政司與直隸郡縣而天下戶口錢糧皆總於戶部視周司徒

掌邦教者亦已異矣然有恒產者有恒心民事其可緩哉布縷粟米力役之征均之不可廢者藏富於民不容並重而用一緩二豈徒為乎民耶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誠哉是言也地官一也果損上益下酌盈劑虛意在是民而殖地財焉則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此古治所以隆也若寇攘剖尅朘民膏血意在足國而殫地力焉則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後世所以不古若歟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自童家誦習之矣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寧不於掌地治司民命者有厚望哉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六
禹貢五服圖
五百里荒服荒服者王
三百里蠻
二百里流
五百里要服要服者貢
三百里夷
二百里蔡
五百里綏服綏服者享
三百里揆文教
二百里奮武衛
五百里侯服侯服者祀
三百里諸侯
二百里男邦
五百里甸服甸服者祭
王畿百里納緫二百里
納銍三百里納秸四百
里粟五百里米
百里采卿大夫邑
邦外
三百里諸侯大國次國
二百里男邦小國斥候而服事
侯衛
綏服
正教
蠻夷
要荒以
文教
戎狄
四面相距各二千五百里

或曰古今天下廣狹一也禹貢五服四距五千里而周制九服自王畿以外每方自為五千里何也或謂尺有長短則周尺不應半禹之尺或謂禹五服之外外薄四海不在其數周則盡外薄所至而經畫之此說為近然亦不應外薄之地與五服之地相半攷之經文甸服方千里而曰五百里則凡所謂五百里者舉一面計之也若周官則曰規方千里曰王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某服則舉兩面通計之也是則禹貢

所謂五百里甸服者乃千里而周官所謂外方五百里者乃二百五十里也至漢地志又言東西九千餘里南北一萬三千餘里則漢東西視禹貢幾一倍南北視禹貢幾二倍然攷其所載山川又不盡出禹跡何也古者聖人制數周密其制方田之數以御田疇廣狹制勾股之數以御遠近高深方田之制行則自井畝徑遂之直積而為道路川澮截然直方無有迂曲故中邦之地雖廣而里數則徑自秦漢開阡陌於

是道里始遷遠矣此古今里數多少之不同一也周髀之經曰數之法始出於圓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故折矩以為勾勾廣三股修四徑隅五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矩之所由生也是則勾股算法自禹制之葢積矩以為方田而勾股以測高下淺深遠近此禹之所以疆理天下而彌成五服者也勾股之數密則於山川迂回之處與道里曲折之間以勾股之多計弦之直而得遠近之實大率勾三股四

弦直五以正五斜七取之自秦漢以來誇多務廣固盡外薄之遠其計道里又但以人迹為數不復論勾股弦直故漢之九千里大約準古六千五百里漢三千里準古一千九百七十一里而尺步長短之異制又不在此數此古今里數多少之不同二也至於禹貢外薄之地在五服之外而後世斥堠所到盡在里數之内此其多少之不同又不在言者或者又曰冀在九州為北竟都冀州則自甸服之外北短南長五

服之地北無所展而南有所展則如之何曰隆古都冀政教四達則冀北之野生聚教訓必不如後世之為窮漠所以冀賦為九州第一而水平之後分為幽并其廣可知兼兗都平陽雖曰在冀自平陽以南渡河至陝於今地里三百七十五里正五斜七於古葢二百六十餘里再則是甸服之地自跨冀豫冀山而豫平緬想當時甸服之地當亦如周室王畿之制葢成周之制雖規方千里以為王畿然西自邠岐豐鎬

為方八百里東則洛陽四達方六百里總為千里爾
五服之制其間絶長補短計亦如此何則周都豐鎬
西至犬戎約餘千里而犬戎之地自為荒服先王之
制賔服者享荒服者王自穆王以犬戎地近責其從
賔服之享自是荒服者不至則是五服之制計古亦
有因地而為長短者蓋因諸侯之分情以為朝貢之
限制亦有在近而視遠雖遠而視近者大率地有廣
狹俗有夷夏未必四面截然如此正方聖人立為限

制之經固必有通變之義讀書者不可拘於一說而不知聖人體用之大也

據禹貢五服之制九州之内止方五千里而先儒較以有漢廣輪之制全不相侔以謂西漢盛時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五千里而山川所届不出禹貢之域何道里之殊絕也遂至孔穎達之徒有鳥道之說謂禹貢之制據虛空鳥飛徑過而言兩漢之制以人跡所通逶迤曲屈動有倍加此先儒一定之論切以為不然夫鳥道信為

徑通而人跡安能有及抑嘗攷之王制古者百里當今百有二十一里令謂漢也是禹貢五千里之制即漢之六千里也況五服之制據萬里而言合以東西四正為據當時堯都平陽正東至東萊之海方二千八百里正西至張掖之流沙方三千三百里是僅可以滿五服之制也兩漢九千里之制則以遼東之海與燉煌之流沙而言也而遼東在東北隅燉煌在西南隅非其正也夫正方一尺者衺之而度其兩隅則為尺有四寸而羸則五服之制

舉其隅而度之宜其九千里也漢制南北萬五千里者舉朔方日南而言也而禹貢所届正南止及衡山之陽而日南又在衡山之南八千餘里非禹迹所及也至平陽不盈千里已為沙漠之地是王服之制唯東西南三方為然北方僅滿二服而已尚何烏道之云乎則先儒巧傅之説失其據矣嗟乎昔先哲王為天下後世之慮何其審也夫九州之地四正雖近四隅實遥非不知舉其四隅計其道里之遠足為大也

五服之制乃舉其近而畧其遠何哉蓋不欲以一時廣大之名起後世無厭之欲所以貽孫謀以正也惜乎秦漢以還好大之君以廣斥土宇為功而記録之臣又從而恢張之是豈知堯禹之用心乎嗚呼戒哉

周禮九畿九服圖

職方氏大行人九服同制

行人只言貢故鎮夷同于蕃國若論地域鎮夷猶在九州之外

王畿

侯畿 侯服

甸畿 甸服

男畿 男服

采畿 采服

衛畿 衛服

蠻畿 蠻服

夷畿 夷服

鎮畿 鎮服

蕃畿 蕃服

大行人九州之外謂之蕃國

每畿五百里

每服五百里

田見各以貴寶為贄

賓享時

綏

要

夷貢歲

荒

荒王終

四面相距一萬里

周禮大司馬乃以九畿之法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

職方氏乃辯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

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服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一

見其貢財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各以其所貴寶物為贄國語周語祭公謀父諫穆王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

九畿九服論一

大司馬曰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王畿千里自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自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畿

者以限制畿疆言之也職方氏曰辨九服之邦國王畿千里自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至其外方五百里曰蕃服服者以服事天子而言也王畿千里之外九畿有四千五百里似與尚書五服五千之制不同然細考之堯之五服本二千五百里一服各弼以五百里凡二千五百里故曰弼成五服至於五千至周人分為九服堯之百里男邦今為男服百里采今為采服二百里武衛今為衛服百里蠻今爲蠻服百里夷今

為夷服其名雖存其制則異故九服合王畿而言之與尚書特差五百里爾以此見地域廣狹自唐虞以來未有大異漢儒謂周公斥大土宇之言不足信矣夫四海之内方千里者九州方千里一州三百一十國八州八千里凡千六百八十國合王畿千里之内九千三國而言共一千七百七十三國而附庸之國不與焉廣行人則曰邦畿千里自其外五百里侯服至要服乃在九州之内蠻曰要是此一服特要

朿之耳夷鎮蕃一服謂之蕃國乃在九州之外若是
則九州之内只容六服通王畿僅四千里尚書之五
服何以謂之五千王制之九州何以謂之九千蓋尚
書比周禮以直計之按安國釋五千之説以爲兩面
相距此乃漢儒之説王制漢儒所以作一州之地言
之九州之地合九千里若以相距言之則四千五百
里爾以王畿九服直計之凡五千五百里則六服在
内三服在外矣三服在外非是純不屬九州以其在

外地故曰九州之外不可以中國之法繩之書曰六服羣辟罔不承德又曰六年五服一朝言五服則要服亦不常是以武成叙諸侯之助祭洛誥稱諸侯之會和康王之誥陳諸侯之聽命止言五服爾然此特言九州九服之制而成周封國之制可得聞歟按王制孟子皆言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與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之制同今考之周禮大司徒曰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

職方氏曰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
侯三百里則七伯二百里則二十五子百里則百男
凡五等也與王制孟子武成不同漢儒紛紛或以為
附庸或以為斥大土宇或以為開方里數或以為夏
商周異制儒者常辨之矣然此在王制孟子武成周
禮自有明文第說者不察爾王制曰公侯皆方百里
孟子曰公侯地方百里伯子男皆以是差等蓋王制
言王者之制爵禄故以分田制禄言孟子言周室之

班爵禄故以分地制禄言武成以分土對列爵言之是亦以分土制禄言之也周禮則不然諸公之地以封疆言則五百里至諸男之地以封疆言則百里是以封疆所至之地言之故有五等也公之封疆雖五百里而受田食禄則百里而已侯伯封疆雖四百里三百里而受田食禄則七十里而已子男封疆雖二百里百里而受田食禄則五十里而已如今之郡縣大小各有差而俸秩乃其禄也又如今之食邑多寡

各有數而實封乃其所食之祿也以封疆言則五等以食祿言則三等此其所以不同歟曰封疆者合山林川澤宮室除巷所占之地言之也曰食者此合封疆所出之稅而王食其貢如九貢致邦國之用山師川師致山林川澤珍異之物是也公之地王與公各食其半侯伯之地自食其二王食其一子男之地自食其三王食其一鄭氏曰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如司勳凡頒賞地三之一食鄭氏謂王食

其一二入於臣亦此例也以其食者觀之曰食者半曰食者三之一曰食者四之一是則合封疆之所食者亦有三等也且如大司馬曰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則是制軍亦三等與命曰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則受命亦三等司服有公之服侯伯之服子男之服則作服亦三等司儀擯相之禮亦曰公居上等侯伯中等子男下等豈於食禄之制不然乎

司馬言九畿其外曰蠻夷蕃鎮是天下封疆極四夷也職方言九服其外亦足蠻夷蕃鎮是四夷皆服事天子夷鎮藩服在行人總謂之蕃國蠻服在行變謂之要服是其要荒無常也且以職方地圖觀之言邦國都鄙而不及於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如此則周家疆理通乎蠻夷閩貉戎狄矣行人何以謂之九州之外乎按王制謂西不盡流沙東不盡東海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截長

補短凡三千里說者謂言九州之實地也今職方九州之地荆州曰衡山并州曰恒山則是盡東西南北言之矣而行人謂蕃國在九州之外者以其在六服外而非九州内地爾

九畿九服論二

王者效天法地以建民極王畿千里其天之紫微垣乎斗樞握衡于其中近而太微天市遠而二十八宿旋繞于其外自天言之經星凡星莫非天也自斗極

言之其于垣宿若有内外遠近之分而三百六十五度何一不拱向于天樞乎故曰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知天則知王畿九服之制矣夫四海之内方千里者九統言萬里者亦大畧計九州之廣輪焉耳邦畿千里維民所止亦大畧計王畿之廣輪焉耳後人遂謂古人尺步長短異制古今里數多寡不齊勾股算法鳥道徑通紛紛沓起皆執一之論也禹貢謂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王制謂

西不盡流沙東不盡東海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恒山今古地輿截南補北其勢不甚遼絶而漢制萬里亦自日南以及漠北言之耳周制王畿千里今考其地西自郊岐豐鎬為方八百里東則洛陽四達為方六百里亦總以千里言耳果可執方以求之四隅相距整齊無參錯耶詩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言京邑居中而九畿九服莫不朝宗于京師而究其實焉周都豐鎬西去犬戎不過千里云耳果可截然謂四面各

二千五百里耶司徒建國必求地中謂以土圭測日景而揆中焉鄭氏遂謂陽城天地之中故周公營洛然洛去陽城亦甚遠矣曷不遂都陽城而都洛耶周禮體國經野辨方正位故圖因其文畫王畿千里王宫鄉遂都鄙甸稍縣畺為九畿之制諸侯分封大小侯甸邦采衛蠻夷鎮蕃九服遠近亦不同即大司馬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氏服之邦國是也易比之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萬國

亦舉成數言耳王者疆理天下封建邦國以藩衛王室親諸侯所以比天下也惟封建所以親比天下故九服遠近既殊則朝貢疏數亦因以異豈以其遠而絶之哉觀穆王責犬戎以賓服之享自是荒服者不至則犬戎距周都止千里而即為荒服可見五服又不專以遠近論也茍拘泥一説不特夷鎮蕃服在行人總謂蕃國在九州之外而淮徐距洛汴幾何亦謂之徐夷淮夷耶内華外夷大防必峻而夷夏參錯封

疆何能以必齊乎封建之制孟子謂公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武成亦曰分土維三想夏殷之制同而成周因之乃謂周公相成王斥大九州增封有功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一百里不能百里而附於諸侯者為附庸王制云二百一十國八州千六百八十國故後儒因周禮王制皆與孟子異而諸說牽合繆甚獨葉氏謂王制言王者之制

爵禄故以分田制禄言孟子言周室之班爵禄故以分地制禄言周禮所謂公五百里以及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百里皆以封疆言如公之封疆言五百里受田食禄則百里而已侯伯子男皆以是為差似乎近之然亦附會之説也孟子言周公大公封於齊魯非地不足而儉於百里又云今魯方百里者五豈魯本四百里今五百里在所損耶滕侯國也至文公時絶長補短將五十里其所以壤地褊小必為齊楚所

侵奪矣果于原封侵其三百五十里故謂之為小國耶孔子亦謂安見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與孟子同即如天子地方千里耳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王畿都鄙盡為卿大夫士之采邑公五百里其國已半乎王畿天子六卿采邑之地已當乎六侯而又嘉以大夫士焉是富有四海反不足敵一國耶名山大川每周迴數百里九畿九服諒難畫一姑即徐雍二州其廣狹相懸在九州可

知謂九州州二百一十國也果地無廣狹封國無多寡其整齊有如是哉且曰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此謂春秋戰國時可也若天王大一統使小國事天子矣又事大國焉在小國恐不勝其事也抑豈比大國比小國而天子封建獨比大國如此而象乎水地之比歟想諸侯惡其害已故去其籍令所傳周禮必戰國時制典籍而漢儒增損之者是故論三代以前當一依五經孔孟之言以為準庶衆言不得以淆

之況王者之制莫大乎封建乃執膠固已見以齊乎各國之封疆是論天文必欲各垣各宿之星多寡不爽也有是理哉

虞五服周九服合一圖

九州之外咸建五長

五百里荒服：二百里流；三百里蠻

五百里要服：二百里采；三百里夷

五百里綏服：二百里奮；三百里揆文教

五百里侯服：三百里諸侯；二百里男邦；百里采

堯曰甸服皆方千里

周曰王畿

國中

王宮

周：蕃、鎮、夷、蠻、衛、采、男、甸、侯

大行人：九州之外為蕃；貢貨、材、服、器、嬪、祀

貢法：貴表為贄

虞周五服九服之制或謂堯之五服本二千五百里禹于五服各弼以五百里故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又謂堯之五服五千里周制九畿每畿五百里而王畿又不在其中四方相距為萬里益倍禹服之數也愚獨以為一耳堯制通王畿為五服曰侯甸綏要荒各服内各分三百里二百里是一面五百四面相距為一千里故五千里周制除王畿千里之外曰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則是兩面相距五百里九服皆然

是止四千五百里通王畿為五千二百里大行人夷
鎮蕃三服通謂之九州之外但以貴寳為贄禹于九
州之外謂之外薄四海而咸建五長則其治之詳畧
又無不同也讀者自殊之而謂周公斥大土宇不亦
繆哉自今考之如舜封象于有痺羲仲側日于嵎夷
禹南廵于會稽導弱水至于流沙此四裔之地皆古
人足跡所及者周之斥大安在也至于土貢北皮服
南象齒則朔南盡乎朔方南海亦可知矣信乎天下

輿地古猶今也其不同者特畿服之限制云爾

虞周千里邦畿合一圖

堯 周

五百里 米 邦都 天都之 田任疆地

四百里 粟 邦縣 小都之 田任縣地

三百里 納秸服 家削 家削之 田任削地

二百里 納銍 邦甸 公邑之 田任甸

百里賦 納總 四郊 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 宅田土田賈田任近郊

國中 亦曰邦中 園廛二十而一 國宅無征

王宮

商頌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前乎商而爲夏後乎商而爲周葢莫不然禹貢曰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周禮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家邑之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即此合前圖觀之王畿之制自古無異炳然矣

周禮九畿九服圖

王畿
侯畿
侯服
甸畿
甸服
男畿
男服
采畿
采服
衛畿
衛服
蠻畿
蠻服
夷畿
夷服
鎮畿
鎮服
蕃畿
蕃服
每畿五百里
每服五百里
四面相距一萬里

王畿鄉遂采地之圖

邦都三十六同三公王親子弟子弟各受百里餘為公邑

邦縣二十八同卿及王次親子弟各受五十里餘為公邑

家削二十同大夫及王疏子弟各受二十五里餘為公邑

六遂十二同七萬五千家十五萬夫餘為公邑

五百里

四百里

三百里

二百里

王城凡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凡遂門三塗男子由右婦人由左朝中央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朝

六遂十二萬井八十萬夫出邦甸之賦上大夫治之

家削二十萬井八十萬夫出家削之賦亦以大夫治之

邦縣二十八萬井二百五十二萬夫出邦縣之賦下大夫治之

邦都三十六萬井三百二十四萬夫出邦都之賦下大夫治之

王畿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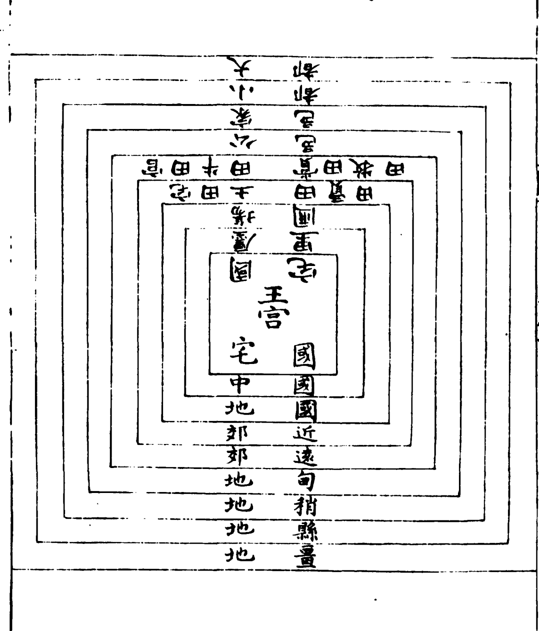
載師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物如物土方之物區別也別土所宜而定制以待其賦稅之式也以廛里任國中之地廛里市宅分域限也居室相比乃國中所宜以場圃任國地種草木果蓏爲曰圃季秋或有收者乃即築為場詩九月築場圃是也乃園地所宜樊圃謂之園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宅田凡民居中者庶人在官者皆是也士田賈田所謂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益士居學而賈居市也三者在國於近郊五十里之地為宜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官田藉田類牛田供牲牢喪奠兵車之牛賞田賞賜之田

即匪頒之式也牧田即芻秣之式也故於遠郊百里之地為宜百里之内以供官以公邑之田供甸田公邑之田地天子使吏治之供差服類所謂千里之内以為御以家邑之田任稍地家邑大夫采地而有寀也稍地三百里於小邑為宜以小都之田任縣地小都卿之采地成都者七十里視伯於縣地四十里為宜以大都之田任畺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百里視侯於畺地五百里為宜郡五畿界也凡任地國宅無征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也園廛二十而一指國中近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皆指園廛近輕而遠重也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不分遠近而特重者以獲利之多也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

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時徵其賦毛桑麻也布帛也宅地不種桑麻出一里之布鄭玄云廛城邑之居孟子所云五畝樹之以桑麻者也王莽時城郭中宅不樹者為不毛者出三夫之布市也田地不耕墾者出一屋之粟夫三為屋亦長一里也征一布也夫家之征一夫受田成家口税也如家三人二家五人家六口五口之三等而皆受田百畝為夫也以屋粟證之百畝而出三百畝之粟則令出上地家三人之税與小司徒所謂餘夫屋孟子曰廛無夫里之布是也各因其類而重罰之所以警戒驅之也先儒分夫家為二非也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即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即二曰園圃毓草木任貢以

飭材事貢器物即五曰百工飭化八材任商以市事貢貨賄即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即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即七曰嬪婦化治絲枲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即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但九職又有八曰臣妾聚斂疏材此不言者山澤足以該之註疏材百草根實可食者凡無職者出夫布凡曰閒民無常職轉移職事此云出夫布凡不執事者耳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衰布也此皆罰其所無以勸其業按載師掌任地事則地無曠地閭師掌任民力則民無游民先王所以治國中野外不過如此而已

王畿千里圖



載師掌任土之法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

右言畿内鄉遂都鄙之制王畿之内地方千里中置國城四面至畺各五百里百里為一節五十里為近郊百里之内為遠郊郊地四同中置六鄉七萬五千家其餘地以任九等之田郊地四同周有萬井三萬家四同當有十二萬家今

以七萬五千家為六鄉其餘則四萬五千家任九等之田遠郊之外為甸甸地十二同中置六遂七萬五千家其餘地以任公邑之田田有溝洫遂人掌之甸地十二同當有三十六萬今以七萬五千家為六遂其餘則二十八萬五千家任公邑之田甸外為稍稍地二十同以任家邑之田稍外為縣縣地二十八同以任小都之田縣外為畺畺地三十六同以任大都之田田有井牧小司徒經之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為郊二百里為州三百里為野四百里為縣五百里為都

按鄭氏注引司馬法為王國百里為郊二百里為州三百里為野四百里為縣五百里為都其名不同其制又異又杜子春云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其說亦非王畿千里有國中郊野鄉遂都鄙之別今只據載師所任之地約而為圖畧以見王畿千里之制爾自國中而郊野為六鄉遂十五萬家所受之田其餘則為載師所任之田矣

十家為聯圖

五家為比十家為聯

圖為家五家一比長所統五家

比長

比長

大司徒五家為比使之相保鄉大夫比長五家下士一人族師五家比十家為聯

比之為言以比次之義使相保不為惡五家之中擇具優于衆者以之為長秩為下士祿比庶人在官掌其比之治十家為聯相與對門者尤切近也

八閭為聯圖

族
族

大司徒五比為閭使之相受閭胥每閭中士一人閭之為言五比二十五家同巷而居旁有閭門故以閭名平旦閭胥及鄰長坐于左右塾以帥民者鄉大夫國有大故令民守其閭修閭氏令守其閭互也四閭為族使之相葬族師每族上士一人族之為言以其相葬埋有同宗合族之義也族師互家為比十家為聯五家相與對門為尤切近也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二百家團聚而居者相通與族同也

五州為黨圖

○○○○○ 黨	○○○○○ 黨	○○○○○ 黨	○○○○○ 黨	○○○○○ 黨
○○○○○ 黨	○○○○○ 黨	○○○○○ 黨	○○○○○ 黨	○○○○○ 黨
○○○○○ 黨	○○○○○ 黨	○○○○○ 黨	○○○○○ 黨	○○○○○ 黨
○○○○○ 黨	○○○○○ 黨	○○○○○ 黨	○○○○○ 黨	○○○○○ 黨

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

每圈為族五圈為黨五百為家

大司徒五族為黨使之相救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黨者以其患難相救互相黨與之義也五黨為州使之相賙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州之為言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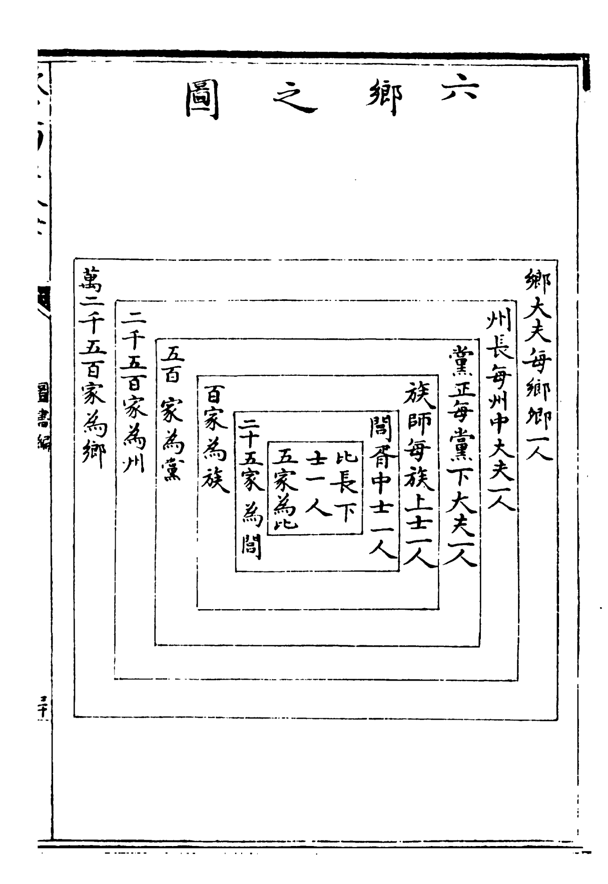
五州為鄉使之相賓

鄉大夫每鄉卿一人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

按六鄉六遂近郊遠郊四面各百里為田六十四同每同為二萬五千餘家合有一百六十萬餘家今觀六鄉六遂序官之數比隣之長共三萬人所統止于十五萬家是一家而兼十家每一比長所統五十家矣蓋凡比與其長之員有定而其民則十倍而有餘歲以五家為正以其餘為輔十家一周名則五家而所統實五十家故公私之事歲無缺祿不見其多民不知其擾也所以周禮正月吉懸教象之法邦國都

鄙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平居相親愛也五比為閭使之相受有故相容忍也四閭為族使之相葬死相助也五族為黨使之相救災相恤也五黨為州使之相賙貧相周也五州為鄉使之相賓賢能則相與賓興之也合比閭族黨州鄉相聯絡以成其仁此聖王所以能使天下為一家非無意而為此道也


六鄉之圖
鄉大夫每鄉卿一人
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
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
族師每族上士一人
閭胥中士一人
比長下士一人
五家為比
二十五家為閭
百家為族
五百家為黨
二千五百家為州
萬二千五百家為鄉

六鄉考

五家為比使之相保謂比舍而保其行不為非也保猶在也比長五家下士一人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辠奇衺則相及奇者常之反衺者正之反有辠奇衺則相及則使之相率而趍於相受相和親之養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鄭氏曰從而不用其居也或國中之民出徙郊或郊民入徙國中皆從而付所處之吏明無罪惡若徙於他則為之旌節而行之徙于他謂出居異鄉也授之者有節乃達若無授無節惟圜土納之鄉中無授出鄉無節過所則呵問繫之圜土者獄城也獄必圜者規主仁以仁心求其情古之治獄閔於出之故獄城圜也

五比為閭使之相受謂宅舍有故相受寄託也閭里門也說文侶也二十五家相羣侶也閭胥每閭中士一人各掌其閭之徵令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施同弛按大司徒云舍禁弛力則弛暫時優免舍常例應免舍有常而施無常鄭氏謂應復免不給繇役是也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祭祀謂禜州社黨禜族酺也役田役也政若州射黨飲酒也喪紀大喪之事也四者及比皆會聚衆民因以讀法以勑戒之凡事掌其比觵撻罰之事觵撻者失禮之罰也觵用酒其爵以兕角為之撻朴也四閭為族使之相葬謂百家相葬埋如同族然族類居也族師每族上士

一人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月朔一月之始也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以邦比之法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癈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登成也定也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

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亦於軍因為卒長

歲終則會政致事五族為黨使之相救謂五百家守望相助也黨類族也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一時之始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禜亦如之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按國索鬼神建亥之月大蜡也齒於鄉里以位尊非鄉里則不相序也齒于父族位猶尊雖鄉里亦不相序也不齒則位極尊雖父族亦不相序而特入為尊矣雖序齒而又有序位之義也凡

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禁戒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法治其政事亦以軍因為旅帥歲終則會其黨正帥其吏而致事歲終周建亥之月也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舊註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也淩人云正歲十二月令斬人以歲時涖校比及大夫人亦如之五黨為州使之相賙謂二千五百家周給也說文州重州周統其旁國語羣聚而州處註周聚也風俗通州疇也州有長使相周足也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正月之吉周正月朔日也一年之始各屬其州之民

而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凡州之大祭祀大喪皆涖其事大祭社謂州社稷也大喪鄉老大夫於是卒者也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致之致於司徒也掌其戒令賞罰則是於軍因為師帥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法如初三年大比則大攷州禮以贊鄉大夫廢興五州為鄉使之相賓謂二千五百家賓興之鄉衆所向也鄉大夫之職

每鄉卿一人鄉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州長以下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謂年三十六十謂言年十五國中晚税而早免之以其所居復多役少野早税而晚免之以其復少役多鄭司農云征之者給公上事也舍者謂有復除舍不收役事也貴者謂若今宗室及關内諸侯皆復也服事者謂若今吏有復也老者謂若今

八十九十復羨卒也疾者謂若今癃不可使者復之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天府掌祖廟之寶藏者內史副寫其書者當詔王爵祿之時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詳見後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言是所謂使民自舉者因出之而使之長民教以德行道藝於外也使民自舉能者因入之而使治民之貢賦田役之事於內

也言為政以順民為本也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正歲令羣吏攷法於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之國大詢於衆庶則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於朝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以旌節輔令則達之民雖以徵令行其將之者無節則不得通

六遂之圖

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

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

鄙師每鄙上士一人

酇長每酇中士一人

里宰下士一人

鄰長一人

五家為鄰

二十五家為里

百家為酇

五百家為鄙

二千五百家為縣

萬二千五百家為遂

六遂考

五家為鄰居左右鄰次贊相也鄰長五家則一人註不命之士掌相糾相受凡邑中之政相贊徙于他邑則從而授之按鄰長同比長餘倣此五鄰為里謂二十五家行其秩敘使居條理也里宰每里下士一人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以歲時合耦于耡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敘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考工記曰耜廣五寸二耜為耦此言兩人相助耦而耕也玄謂耡者里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於此合耦使相佐助因倣而為名季秋之月令命農師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

是其歲時與合人耦則牛耦亦可知也秩叙受耦相佐助之次第

四里為酇酇作儹及聚也百家則成聚矣

酇長每酇中士一人各掌其酇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若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簡器簡稼器也兵器亦存焉有司遂大夫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趨其耕耨稽其女功聽之受而行之也女功絲枲之事

五酇為鄙如鄙我周邦之鄙五百家則成邑積而不散也

鄙師每鄙上士一人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凡作民則掌其戒令以時數其衆庶而察其媺惡而誅

賞歲終則會其鄙之政而致事五鄙為縣懸也二千五百家既衆則懸於上隨其移不定也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以頒條理以分職事徵召也比案比掌其治訟趨其稼事而賞罰之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五縣為遂直達也萬二千五百家可以四達無阻矣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以教稼穡以稽功事掌其政令戒禁聽

其治訟令為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正歲簡稼器修稼政簡猶閱也稼器耒耜鎡基之屬稼政孟春之月令所云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興甿舉民賢者能者如六鄉之為也興猶舉也屬猶聚也又因舉吏治有功者聚勑其餘以執事凡為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按為邑即遂人造縣鄙形體之法也以四達凡道路皆通也猶言川上有路以達于畿畿舊註非

按鄉師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

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遂師不言者鄉近而遂遠也故大司徒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遂人大喪帥六遂之役而制之掌其政令及葬率而屬六綍及窆陳役類是也遂人之次有遂師猶小司徒之下有鄉師也

按周制内有六鄉外有六遂鄉之所置比長閭胥族師黨正遂之所置鄰長里宰酇長鄙師是即漢之亭長三老嗇夫唐之里正坊正宋之保長耆長之任也

我朝稽古定制于天下州縣在城謂之坊長廂長在外謂之里長社保長十年而一役之役周而更造其籍又於每里推一年老有德者為老人一切小事付之聽決又制為木鐸使貧而老者振之以警衆其詞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其制視古為詳我聖祖又製為教民榜文昭示天下一編之中良法美意蓋與周官所載殆相符合噫

九重之高而慮周閭閻之下萬幾之繁而思及田里之微而又委曲詳悉如此其為天下萬世計也深且逺矣唐柳宗元有言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然則天子之與里胥貴賤雖懸絶而其任長人之責則一也伏願明勑有司慎重其選申明祖宗榜示之意將見禮教大

行恩澤下究則雖四方嘉靖之休萬國咸寧之化其基本端在於此也

成周鄉遂土田居民之數

人動物也非役役於善即役役於不善吉人為善勤勞而不知凶人為不善勤勞亦不知為之皆出於其中心以志帥氣故也民可使由之聖王之政不過率之以勤勞于善而已勤勞則淫僻無自生變故不能怵偷惰則善心無自生變故不能支故周禮設官居

家則有比閭族黨州鄉鄰里酇鄙縣遂以施教化在野則為井邑丘甸縣都通成終同以相什伯大司馬所握之六軍內以役于王都更休而不竭外以制于四方調遣而有餘是故月朔孟月習之于俎豆禮樂使其優游于儀文度數之間而密消其粗悍暴厲之氣三時靡不力田趨其耕耨行其秩敘使無有無事而食之人歲時簡其兵器以為備四仲教之師田以為用而常食則率之以朝覲會同征伐追胥使之常

閑于行役而不以為難安于勞苦而不以為病是故
姦慝禍亂而不作刑罰兵革而不用也雖然鼂錯有
言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豈周之民終
歲勤動而不得息者耶愚嘗合周制土田居民之數
而得其説矣故以王畿千里居民之數計之為田一
千六百同每同餘山澤邑居溝渠道路等三分之一
為六千四百井以上中下三等不易一易再易計之
一夫耕二夫之地實止四家以可任者三人至二人

計之每井十人故每同二萬五千餘家可任者六萬四千人出車百乘徒萬人每五家而出二人可任者六人而用其一也是千里之地合有四千萬家為車十六萬乘矣然自古稱天子曰萬乘則十六倍而用其一四十家用其一人而已又以鄉遂居民之數計之近郊遠郊四面各地方二百里為田六十四同每同二萬五千家合有一百六十萬家矣及觀鄉遂序官之比鄰之長共三萬人所統止于十五萬家是一家而

兼十家每一比長所統五十餘家矣夫丘甸之法兵皆設而不用比閭之法戶皆有餘而不籍何也葢有居民可任之數用以力田治水獵追胥每同可任者十萬餘人是也有丘甸出車之數每同出車百乘徒萬人是也有簡稽之數苟盡簡閱之則民不勝其疲故如載師之法自十一至于二十而三每五分而稽其一必十餘載而一周推此二法即如今之設里者計一而藏九休九而用一其法不得不然也至以調

遺言則行者有暑寒鋒鏑之苦居者有離索怨曠之思是豈可輕發而多用者故大司馬不過六軍為車七百五十乘為徒七萬五千人于千里之内均番而調遣之其優裕而不迫均遍而不頗類如此是故天子出必有六軍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徵發而不至于空虛役役而不以為勞苦居足以守而無虞出足以戰而無敵田足以耕而不乏食老幼廢疾有養而無失所此周制所以為善也且夫車馬器械皆平日之

簡稽委積蒭薪隨道里而貯儲吉行五十里軍行三十里勞中而有逸將必知兵兵必順民行險而不危故易曰毒天下而民從之也後世之民其佚者敝則漫然無教驕奢淫慾不遺餘力遇有警急則束手無策延頸待斃其勞者敝則征伐四出戍役無節死亾相繼至發閭左千里蕭條天下騷然其不至於敗亾者幾希

武成分土之圖

此武成分土為三孔氏用孟子說也

公侯百里三萬井三分去一六萬

伯七十里四千九百井三分去三萬九千四百夫

子男五十里二千五百井三分去一萬五千夫

大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

次國二軍二萬五千人

小國一軍一萬二千五百人

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

侯

食一百三十里有奇

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

伯

食一百里

成國兼附庸之制

司馬法乃公田用助通率如此但周制鄉遂用貢采地用助通率計之四同有半之地已為成國

司徒建邦國之圖

兼附庸言之則有五等自有地言之三等而已與分土為三不相牴牾

諸公之地封疆五百里其食者半

公

司馬法同十為封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兵車千乘

千乘之賦地占田同有奇餘為附庸之地

食二百五十里

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

子

食五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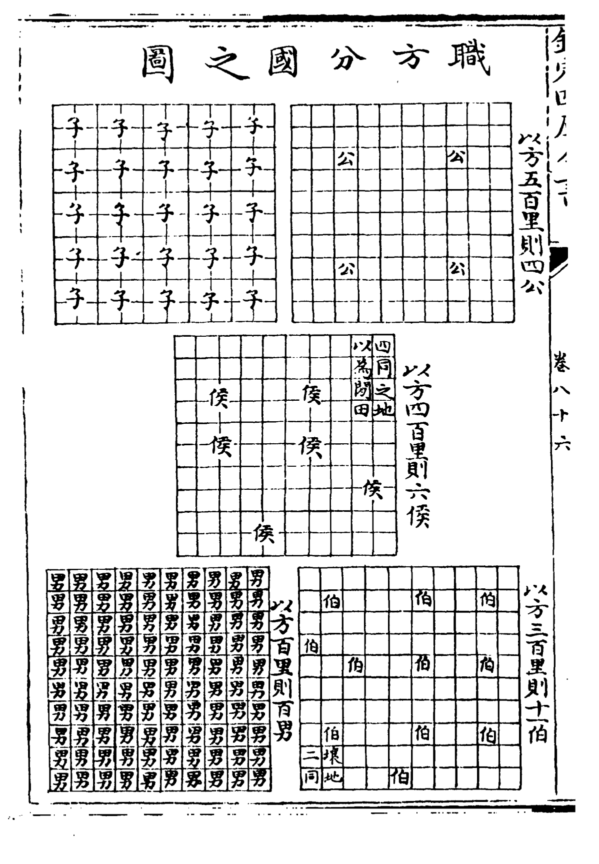
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男

男無附庸

食二十五里

職方分國之圖



同十為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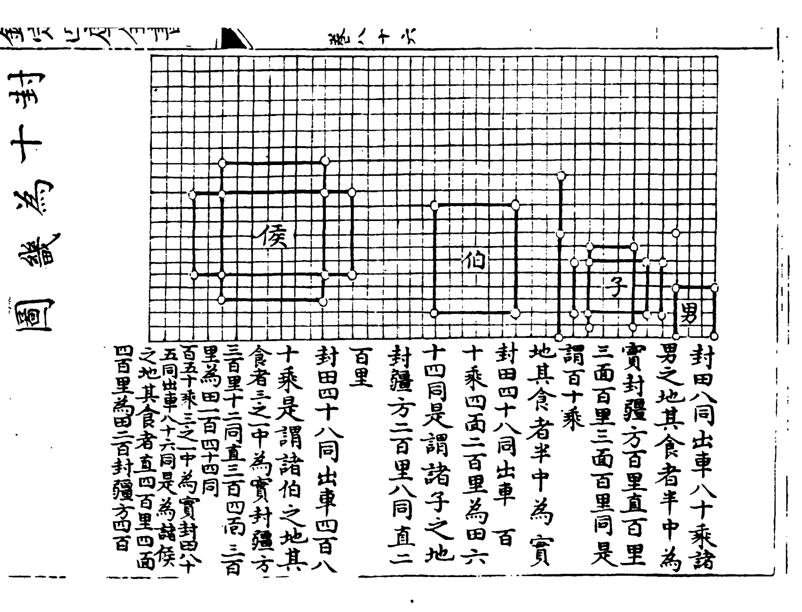
公 侯 伯 子 男 子 伯 侯 公

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而
周禮之制則分土亦五而所
食惟三今以五等封國之
制比次而觀大小隆殺如
其尊服命數之相承自見
其妙也

公

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
四面各五百里地此圖三
十同直五百里四面五百
里為田四百同是為上
公之地其人者四之中為
實封田一百同出車一千
乘

封十為畿圖



封田八同出車八十乘諸
男之地其食者半中為
實封疆方百里直百里
三面百里三面百里同是
謂百十乘
地其食者半中為實
封田四十八同出車　百
十乘四面二百里為田六
十四同是謂諸子之地
封疆方二百里八同直二
百里
封田四十八同出車四百八
十乘是謂諸伯之地其
食者三之一中為實封疆方
三百里十二同直三百四面三百
里為田一百四十四同
百五十乘三之一中為實封四十
五同出車八十六同是為諸侯
之地其食者直四百里四面
四百里為田二百封疆方四百

司馬法同十為封封十為畿

侯封其等不同凡大國之封十乃為王畿此圖每一目當一同直二十五里四面千里為田一千六百同是為天子畿内之地每同出車十乘共出車一萬六千乘徒一百六十萬人

左傳子産有言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諸公之地四百同無乃非古制乎據司馬法同十為封謂自十同已上可以封諸侯非謂止于十同也若謂列國一

同者此但可行於前古玉帛萬國之時後皆為附庸之國豈可以議周之定制且其下云今大國多數圻矣圻方千里數圻將分天下大半春秋亦安得此大國乎故此不過一時應對語治經者不可以執一論也

按天子諸侯地方里數皆以一直論先儒俱以開方計之馬氏守成方十里出車一乘之說遂據周禮封疆方四百里以當千乘之數包氏守孟子諸侯儉于

百里之說則以為十井出一車以足千乘之數季氏兼存之而分為天子諸侯不同之說然以愚觀之皆限于開方之法而失之者也百里之地為田十六同每同出車百乘為一千六百乘每歲簡稽其十之一為一百六十乘凡一軍之車一百二十五乘此正可以當一軍之車數而已苟無十年更休之法雖以百井供一車民不堪命況欲十井供一車耶

封國疆制考

周禮大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測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職方氏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十一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里以周知天下

尚書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

孟子萬章篇北宫錡問周室班爵禄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達於天子附于諸侯曰附庸

左傳子産曰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

唐氏曰學者見司徒建邦國封疆與武成分土之等孟子班爵之制不合因謂周禮非周公之制為周禮者又强為之説曰周九州之界方七千里周公變商

湯之制雖小國地皆方百里是皆未深考之耳費誓曰魯人三郊三遂左氏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然則大國三軍出于三郊三遂副之周制然矣牧誓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御事司徒司馬司空然則大國三軍三卿為之師一軍之戎車百二十五乘商制然矣商周之軍制諸侯既同分土之制安得而異周之九服即禹之五服烏覩所謂七千里者周公相武王滅國者五十而所

立七十一國分土之制遂過于商大者二十四倍小者猶三倍何所容之後儒不能通謂兼附庸誠是也抑不思百里之提封萬井三分去一為六萬夫之地悉以家一人卒之為兵六萬尚不足三郊三遂七萬五千人之數為車六百乘亦不足千乘之數所為園廛宅田士田賈田官田賞田牛田牧田與鄉大夫公子弟之采邑於何容之家既役其一人百畝又征其什一他無餘地車輦馬牛干戈之屬於何容之百畝

之分以中農計之足食七人什取其一則十夫而食七人古庶人在官次等之祿也六萬夫之稅足當中農夫六千人而已三鄉之吏九千四百六十人于何給之尚未食三遂之吏與其百官之衆府史胥徒之祿宗廟朝廷之禮王國之朝貢四隣之邦交於何取用也百里之地不足為公侯之國明甚況七十里止二萬九千四百夫之地五十里止一萬五千夫之地其不能為諸侯之國抑又明矣然則子産孟子之言

非歟曰二子何可非也抑古人之為言省文而互見
詳而考之未有不合者古之為國有軍有賦王六軍
大軍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軍也出於國之郊
者也天子萬乘諸侯千乘此賦也出于成國者也自
軍言之則方百里而具三軍方七十里而具二軍方
五十里而具一軍推而上之方二百而且具六軍自
賦言之則方千里而具萬乘二百一十里而具千乘
通軍與賦而言之則方千里者為兵車萬九百乘推

而下之方百里者為方五十里者四五十里具一軍又五十里為一遂合為兵車二百五十乘餘方五十里者一定出賦五十乘合三百乘男之國也由是推而上之七十里而具二軍又七十里而具二遂畧當一同合為兵車五百乘加一同定出賦百乘軍賦合六百乘伯之國也百里而具三軍又百里而具三遂合為兵車七百五十乘加二同有半出賦二百五十乘軍賦合千乘公之國也伯二同則方百四十一里

公四同有半則方二百一十里子下同于男侯上同於公是謂分土惟三自是而外則附庸也山川也土田也雖未必皆其所有皆在封疆之內矣今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此附庸在封疆之證也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此土田在封疆之證也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奄有鳧繹遂荒徐宅此山川在封疆之證也封疆之內附庸山川土田皆在焉然皆非出軍制賦之壤故地方七百里而止於革車

千乘則舉封疆而言雖七百里猶可而况五百里四百三百里二百里百里乎故于天子言千里者兼軍賦而言之于諸侯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獨舉軍制而言也于天子言萬乘者以賦法通率也于諸侯言千乘者兼軍賦而言也于諸公言五百里諸侯言四百里伯言三百里子言二百里者包山川土田附庸于封疆也于諸男言百里者獨舉其出軍賦之封疆也凡此者皆省文而互見若異而相通何嘗纖毫

抵捂哉且先王之于諸侯豈其封疆一定而遂無所
勸懲哉公之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合五百里而止
侯伯子亦然男之百里所自有有慶而益以地則豈
以百里為拘哉存男之百里以見自有之封疆耳公
侯伯子慶而益責而削皆在封疆之中矣此周公之
定制而成王廣魯以七百里則慶周公云耳非周公
之制所得而拘也于齊有錫履焉于衛有畛封土畧
焉於衛侯奄受北國焉山川土田附庸或得其全或

得其偏皆封疆之數也與武成孟子之言葢相表裏矣然則其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諸儒之說孰是乎曰皆非也鄭司農謂所食租稅之數男適五十里是大國貢輕小國貢重也鄭康成謂公以一易侯伯以再易子男以三易是大國土沃小國土瘠九等自不易至再易而止未有三易者豈諸侯之地皆無不易者哉康成之說既不通司農之說又倒置輕大而重小是侮弱而畏强也豈所謂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周

道如砥其直如矢者哉子産曰先王班貢輕重以列列尊卑重甸服也甸非侯甸之甸乃祭公所謂邦內甸服也畿外諸侯則列尊甲重矣公半侯伯三之一子男四之一不亦尊重而卑輕乎康成曰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其意是矣柰何以一易再易三易為說也授之沃壤而貢重予之瘠土而貢輕是乃適當然烏在其為正之字之哉嘗以王食其半三之一四之一為正然王食豈盡取其所稅哉諸侯

以什一取民王又以什一取諸侯則四之一者是乃四十之二耳甸稍縣都皆無過什二于其什一之中概取其二焉此甸服之所以列卑貢重歟

陳氏禮書曰夫列爵惟五所以稱其德分土惟三所以等其功德異而功有所同故公侯之地同于百里子男之地同于五十里地同而附庸有所異故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一百里盖三

等之地正封也五等之附庸廣封也正封則尺地莫非其土一民莫非其臣尊者嫌于盛而無所屈卑者嫌于削而無所伸故公之地必下而從侯男之地必上而從子至于廣封則欲上之政令有所統而不煩下之職貢有所附而不費又非諸侯得以擅之也而尊者不嫌于太多卑者不嫌于太寡故公之地必五百里而異于侯男之地止百里而異于子也

朱氏語録曰向來君舉進制度説周禮封疆方五百

里是周圍五百里徑只百二十五里方四百里者徑只百里方三百里徑只七十五里方二百里徑只五十里方百里者徑只二十五里自竒其說與王制等語相合然本文方千里之地以封公則四公以封侯則六侯以封伯則七伯以封子則二十五子以封男則百男其地已有定數此說何如可通況男國二十五里之小則國君即令之一耆長耳何以為國君

馬端臨曰按諸侯分封受地之多寡周禮大司徒職

方氏所載與王制及子產孟子所言不合鄭注以為山川附庸而言先儒遂欲融會二說而一之如陳祥道唐仲友之論特為明暢故備録之若止齊徑圍之說則侯伯子之地僅可胎合而公之地多二十五里男之地僅得五十里之半其與王制孟子所言均之為齟齬不合耳

封國疆制總論

論國家制度固當考古以證今而緣今亦可以考古

蓋古聖王之制度盡善盡美可法可傳凡後世法制雖未必盡循其轍跡然亦多監視前代以為之潤色古制或不可考而後之制未必不出于古也是故論三代之封建周禮大司徒職方氏其典制若具存也然參之尚書武成篇則多齟齬不相脗合自鄭康成而下論者紛如必欲合而一之如止齊徑圍之說朱子非之是矣陳祥道唐仲友若庶幾近之要皆測度之見傅會之詞也蓋武成分土為三止言其槩孟子

當戰國時正所謂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其詳不可得聞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亦皆其所聞之畧耳豈周禮一書傳在當時孟子北宫錡偶未之見至漢而始出乎況周禮既信為周公定制然本文明言方千里之地以封公則四公以封侯則六侯以封伯則十一伯以封子則二十五子以封男則百男矣安得謂公侯之地同於百里伯子男之地同于五十里而孟子與周禮不容强合也明矣謂天

子言千里者兼軍賦諸侯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獨舉軍制也天子言萬乘者以賦法通率諸侯言千乘者兼軍賦也諸公言五百里諸侯言四百里諸伯言三百里諸子言二百里者包山川土田附庸于封彊諸男言百里者獨舉其出軍賦之封彊也夫公之封彊五百里者包山川土田附庸在其中其實食者半若與千里之地封四公各得二百五十里者合其餘二百五十里以為附庸之地者果何在也即公而

侯伯子可知矣然千里之地封百男其食四之一止
二十五里而男無附庸其餘七十五里又何為也是
皆自相矛盾不可據以為信然也然則孟子謂百里
七十里五十里者其畧亦不可信乎詩云邦畿千里
惟民所止以千里之王畿卒止四海之民庶是里本
以地言也以地之里言則周之步尺有定制邑井有
定規矣不知里以地言亦有以人言者何也有人此
有土有土此有財由人聚則土闢而財豐人散則土

曠而財乏恐封國不可專以地之里數計也苟專計以地之里數則其人聚者雖地方六七十里財賦僅足以供軍國之需矣彼地廣而民則稀雖數百里不免為荒蕪荆榛之場而國君縱撫有廣土其軍賦將何所措也是故觀于後世之州縣因里之多寡以為大小豈專以地之里言哉我朝州縣之制大者數百里中者數十里小縣不過數里者有之而里則以人戸計也十戸為甲百戸為里百里則萬戸矣是以大

縣五六百里而計其地不過二三百里云耳甚有小縣止一二里者其地何止數百里哉且即周制觀之因民以授田而八家一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四都為同而井田之數在其中矣因民以為聮五家為比二十五家為閭百家為族五百家為黨二千五百家為州萬二千五百家為鄉而閭黨之數在其中矣五家為隣鄰有長二十五家為里里宰下士一人與今十户為甲甲有首十

甲為里里有長雖古今鄉遂不同而里以人言者一也使封建里制專主于地即今數百里之小縣以為諸侯封國民有不足將移他國民户以授其田足其軍賦聮其鄉遂恐不能矣至于名山大川延袤數百里卒以封疆之數也可乎哉可見里以地言則凡所謂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不過言其大較如論語所謂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云耳里以人言則凡所謂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不必拘拘算其有餘不足

之數矣況山川阨塞各有不齊土田荒墾肥瘠亦有不等安得整然齊一無餘無欠如紙上之規畫也然則今之十甲爲里不過即周禮五隣爲里之制以損益又安知周禮封國之里數不與今日州縣之里數有相沿襲者乎予謂緣今亦可以證古者此也然非必欲里以人而言也特因諸儒拘泥古人之制牽扯湊合反以滋惑莫若或以地言或以人言合今古而會通之斯可爲通儒也

秦三十六郡始皇盖闢地南越置桂林南海象郡閩中又收匈奴河南地為縣四十

三川　河南　南陽　南郡　九江　鄣郡　會稽　潁川　碭郡　泗水　薛郡　東郡　瑯琊　齊郡　上谷　漁陽　右北平　遼西　遼東　代郡　鉅鹿　邯鄲　上黨　太原　雲中　九原　鴈門　上郡　隴西　北地　漢中　巴郡　蜀郡　黔中　長沙　內史

漢十三郡武帝分天下為十三郡復盖為十七郡曰揵為蒼海朔方酒泉武威牂柯雋鴈門沈

黎汶山武都張掖燉煌益州樂浪臨屯玄菟真蕃各置刺史

揚荊豫兖梁幽冀青并徐

益朔方交趾

唐十道

關內 河南 河東 河北 山南 隴右 淮

南 江南 劍南 嶺南後增為十五道 京畿 都畿

黔東 山南分為東西 江南分東西 餘仍前

宋四京二十四路

東京　西京　南京　北京　浙西路　浙東路

福建路　江南東路　江南西路　淮南東路　淮

南西路　湖南路　湖北路　成都府路　利州路

梓州路　夔州路　廣南東路　廣南西路　京西

北路　京東東路　京東西路　秦鳳路　永興軍

路　河北東路　河北西路　河東路

元立中書省一行省十有一

昔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方制萬里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故易稱先王建萬國親諸侯顓帝之所建帝嚳受之創制九州（雍荊豫梁冀青徐兖揚）日月所照莫不砥屬（砥平也屬服也）堯遭洪水而天下分絶使禹平水土還為九州列五服（甸侯綏要荒）舜攝位肇十有二州（分冀為幽并析青為營）封十有二山以為十二州之鎮夏氏革命又為九州會羣臣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四百年間遞相兼併商周受命其能存者統三千餘國亦

為九州分統天下載祀六百周之初有千八百國而分天下為九畿至成王時仍曰九州屬職方氏其後諸侯相并有千二百國及平王東遷迄獲麟之末二百四十二年間諸侯征伐互相吞滅不可勝數而見于春秋經傳者百有七十國焉逮乎下分地里上配天象所躔定次總標十二（鄭宋晉吳衛秦齊陳楚蔡杞燕）陵夷至于戰國天下分而為七（秦韓魏趙燕齊楚）比周之亡七城而已秦皇初并天下懲忩戰國削罷分侯分天下為三十

六郡後平南越又置四郡郡置守焉漢因秦制加置郡國其後武帝攘吴開越四履彌廣分天下為十三州部置刺史至哀平之際又新置郡國斯漢之極盛矣光武中興以官多役繁乃併省郡國其後亦為十三州郡漸復加置郡國至于靈獻凡百有五四履之盛亦如前漢既而三國鼎峙魏氏據有中原有州十二司冀兖青徐梁秦晉幽揚豫荆雍蜀全制巴蜀益梁二州吴北據江南盡海置交廣荆郢揚五州然疆境之守纔得邊失多不常者晉

大康武帝之後冠帶之國盡秦漢之土及永嘉元帝南渡境宇殊狹義熙以後又復青兗未幾南北分列劉宋蕭齊僻陋江左苻姚劉石竊據中原梁陳宇彌促周氏削平東夏多有廢省逮隋始復合為一乃改州為郡依漢置守土地號稱極盛矣唐興武德之初改郡為州太守為刺史權置州郡頗多至貞觀併省又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為十道開元中分為十五盖南北如前漢之盛東則不及西過之梁初天下別為十一

所有七十八州若後唐五國石晉七國劉漢六國郭周七國宋祖始削平偏據而大平興國中亦多所表獻于是至明末分天下為十五路其後又增三路宣和中增至二十四路地東南皆至于海西盡巴僰北際中山亦云盛矣然冀之幽朔雍之銀夏粵之交趾未入職方而契丹西夏之禍卒相尋焉元以受天明命主中華內立中書省一以領腹裏諸路外立行中書省十以領天下諸路然其地雖過于前東南島夷

則未盡附惟我皇明統一華夷尊親無外幅幁之廣東盡遼左西極流沙南越海表北抵沙漠四極八荒靡不來庭而疆理之制則以畿京府州直隸六部天下則分為十三布政司以統諸府州縣都司衛所錯置于其間以為防禦總之為府一百四十九為州一百八十二為縣一千一百五而邊陲之地都司衛所及宣慰招討宣撫安撫等司亦參設焉盖地理與人和並懋廣地並昌矣

問封建可行否程子曰封建之法本出于不得已柳子厚有論亦窺測得分數秦法固不善亦有不可變者罷侯置守是也

柳子厚論曰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

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欲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服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懲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于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有大

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有大者方伯連帥又就而聽命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列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

履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捍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天子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代九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盭無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尾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

于陪臣之邦國殄之于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郡邑廢侯衛而為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壊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挺讁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刧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狥周

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走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

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迹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亂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

國制其守宰不能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可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馮唐聞黄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靜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黜之矣設使漢室盡城

邑而戾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矣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于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邑削其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

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凌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係于諸矦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又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商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狥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以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已也私其衛于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

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
盡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
道理安斯得人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
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已繼世而理者上果賢
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
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爵祿邑
以盡其封畧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于天下封建
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聖人

之意也勢也

五峯胡氏曰封建之法始于黄帝成于堯舜夏禹因之至桀而亂成湯興而修之天下以安至紂而又亂文王武王興而修之天下亦以安至幽王而又亂齊桓晉文不能修而益壞之故天下紛紛不能定及秦始皇而掃滅之故天下大亂爭起而亡秦猶反覆手于須臾間也　黄帝堯舜安天下非封建一事也然封建其大法也夏禹成湯安天下亦非封建一事也

然封建其大法也文武安天下亦非封建一事也然封建其大法也齊桓晉文之不王非一事也然不能封建其大失也秦二世而亡非一事也然掃滅封建其大謬也故封建也者帝王之所以奉天理承天心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　聖人制四海之命法天而不私已盡制而不曲防分天下之地以為萬國而與英才共焉誠知天下之無常不可以私守之也故農夫受田百畆諸侯百里天子千里農夫食其力諸侯

報其功天子享其德此天之分也　郡縣天下可以持承平而不可以支變故封建諸侯可以持承平亦可以支變故

朱子曰柳子厚以封建為非胡明仲輩破其說則專以封建為是要之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底道理但看利害分數如此封建則根本較固國家可恃郡縣則截然易制然来來去去無長久之意不可恃以為固也　封建實是不可行若論三代之世則封建

好處便是君民之情相親可以久安而無患不似後世郡縣一二年輒易雖有賢者善政爭做得成　封建只是歷代循襲不容已柳子厚亦說得是賈生謂樹國必相疑之勢甚然封建後來自然尾大不掉之勢成周盛時能得幾時到春秋列國强盛周之勢亦浸微矣後來到戰國東西周分治赧王但寄于西周公耳雖是聖人法豈有無弊　問後世封建郡縣何者為得曰論治亂畢竟不在此以道理觀之封建之

意是聖人不以天下為己私分與親賢共理但其制不過大此所以為得賈誼于漢言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其後主父偃竊其說用之于武帝　或論郡縣封建之弊曰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無弊之法其要只在得人若是箇人則法雖不善亦占分數多了若非其人則有善法亦何益于事且如說郡縣不如封建若封建非其人且是世世相繼不能得他去如郡縣非其人却只三兩年任滿便去忽然換得好底來亦

無定范祖禹唐鑑議論大率歸于得人某初嫌他恁

地說後来思之只得如此得　或問胡五峯論封建

井田數事以質疑曰封建井田乃聖人之制公天下

之法豈敢以為不然但在今日恐難下手假使强做

得成亦恐意外别生弊病反不如前則難收拾耳

馬端臨曰秦既并天下丞相綰請分王諸侯大尉斯

請罷封建置郡縣始皇從之自是諸儒之論封建郡

縣者歷千百年而未有定説其論之最精者李斯王綰

曽元首則主綰者也李百藥柳宗元則主斯者也二說互相排詆而其所發明者不過公與私而已曽元首之說曰唐虞三代公天下以封建諸侯故享祚長秦私天下以為郡縣故傳世促柳則反之曰秦公天下者也眉山蘇氏又從而助之曰封建者爭之端亂之始篡弒之禍莫不由之李斯之論當為萬世法而世之醇儒力詆之以為二氏迺反理之評詭道之辨而妄議聖人然則後之立論者宜何從以封建為非

也是帝王之法所以禍天下後世也以封建爲是也則柳蘇二子之論其剖析利害指陳得失莫不切當不可廢也愚嘗因諸家公私之論而折衷之曰封建郡縣皆所以分土治人未容遽曰此公而彼私也然必有公天下之心然後能行封建否則莫如郡縣無公天下之心而欲行封建是授之以作亂之具也嗚呼封建之難行久矣葢其獘不特見于周秦之際而已見于三代之初何也昔者唐虞之世建國至衆也

天子廵狩而諸侯述職然後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書之所載如此而已不聞其爭土地以相侵伐奸王畧以勤六師也舜之時蠻夷嘗猾夏矣而命臯陶以修五刑五流之法有苗嘗弗率矣雖命禹以徂征卒之以舞干羽而格則是亦不戰而屈之也夫蠻夷有苗皆要荒之外而王政所不加者也而士師足以治之不戰足以屈之則當時四岳十二牧所統之國其謹侯度以奉其上而不勤征討也審矣又得

如柳氏所謂郡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如蘇氏所謂爭之端而亂之始乎所以然者何也則堯舜公天下之禪受有以服之也葢堯在位七十載詢于衆庶以帝位授之舜舜在位三十有三載詢于衆庶以帝位授之禹而當時之衆建諸侯也有德者爵之功加于民者爵之堯舜無容心居天下之上而與天下之賢且能者分治之逮其倦勤則必求天下之有聖德者而禪受夫惟天子不以天下自私而後諸侯不

敢以其國自私是以雖有土地之廣人民之衆甲兵之强其勢足以為亂而莫不帖服于其下如臂指之相使以為當然是則唐虞以公天下之心行封建而當時封建所以無獘也盖家天下自夏始夫封同姓而命之曰藩屏王室自周始二者皆聖人隨時制變以綱維斯世未當以私議之也然上視堯舜則少褊矣故封建始于夏而成于周是以禹一傳而啓有有扈氏之征再傳而仲康有羲和之征夫以天子而征

諸侯諸侯弗率而上干天子之征禹之前無有也而始于有扈夫有扈之罪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而已羲和之罪曰沈湎于酒畔宮離次而已二罪者以法議之則誅止其身而二人生于漢世則一廷尉足以定其罪矣而啟與仲康必命六師以征之者則必恃其土地甲兵不即引咎而悍然以抗其上矣書紀其事曰大戰曰徂征而觀其誓師之詞有不用命之戮焉有愛克厥威之戒焉殲渠魁釋脅從之令焉則兵

師之間所傷衆矣夫治一人之罪而至于興師使無辜之人受用兵之禍則封建之敝也故曰已見于三代之初此之謂也夫有扈羲和之罪雖王政所必討而比之猾夏則有間矣舜之時士師明刑足以正蠻夷猾夏之罪而啓少康之時非天子總六師不足以治諸侯怠慢沈湎之過則可以見當時諸侯擅其富强非文誥禁刑之所能詰也自是而後天子私其天位而世守之諸侯亦私其國之土地甲兵而擅用之

幸而遇賢聖之君德足以懷威足以制則猶可懾服而其中衰之際人心未離而諸侯先叛之至于周列五等邦郡後雖曰親賢並建而終不以異姓先諸姬文昭武穆之封遍于天下封建之法益詳經制益密而示人益褊矣是以夏商有國數百年苟未至桀紂之暴猶足以制宇內而朝諸侯而周數傳而後即有末大不掉之憂故景王之責晉曰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藩屏王室亦其廢墜是謂棄如弁髦而因以敝

之而李斯之説亦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周天子弗能禁也然則其效可覩矣盖時不唐虞君不堯舜終不可復行封建謂郡縣之法出于秦而必欲易之者則書生不識變之論也夫置千人于聚貨之區授之以挺與刃而欲其不為攘奪矯虔則為王者必有伯夷之廉伊尹之義使之靡然潜消其不肖之心而後可苟非其人則不若蔵挺與刃嚴其檢制而使之不得逞此後世封

建之所以不可行而郡縣之所以為良法也王綰淳于生之徒乃欲以三代不能無敝之法使始皇行之是教盜跖假其徒以利器而與之共處也則亦不終日而刃劘四起矣或曰禹之傳子周之封同姓皆聖人之經制也而子顧妄議其私天下而以為劣于唐虞何哉曰世之不古久矣聖人不能違時不容復以古之法治之也而世固不能知聖人之心也記曰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于民而

民敬之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然則殷周其果變于虞夏乎而或畔或疑起于誓會者以時人之不皆聖人也禮運載夫子言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舉能講信修睦而終之以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以為大通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而繼之以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是為小康然則官天下與家天下者其規模之廣隘治效之優劣雖聖人

不能比而同之矣萬章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于子而孟子累數百言辨之以爲皆天也然則知禹之傳子非私者千載而下一孟子而已豈可復望之當時諸侯乎世本稱有扈氏以堯舜傳賢而禹傳啟故啟立而不服遂征之然則非愚之臆說也

按文中子後序言太宗嘗讀周官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之言喟然嘆曰不井田不封

建不足法三代之治然則詔羣臣議封建必是時事也後之儒者往往追恨當時諸臣不能將明英之美意使生民復見三代之治以為遺憾愚嘗論之以為必能備究古今之事情然後可以斷其議論之是非法制之得失蓋封建一事漢以來未嘗廢也然行之輒利少而害多其故有二一則不能存三代之公心二則不能存三代之良法公心者何昔文武成康之衆建諸侯也有德有功者則畀之初未嘗専以私其

宗親雖曰兄弟甥舅之邦然所封皆極一時之選若其果賢則微子尹東夏蔡仲君蔡邦雖仇讐不廢也若其不賢則管蔡為戮五叔無官雖同氣不恕也至漢則且私且忌故始則勦滅異代所建國而盡以畀其功繼則勦滅異姓王而盡以畀其同宗又繼則勦滅疎屬劉氏王而盡以畀其近親而其所建置若濞若長之徒初無功德足以君國子民特以其近親而王之故不旋踵而犯上作亂墟其國殞其身矣蓋有

先王之公心則其弊不至于此良法者何昔先王之
建邦也上有方伯連率下有公侯伯子男小大相維
尊卑相制如公侯受封之地雖多而制祿不過十倍
其御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名山大澤不以封必賜
弓矢然後征必賜圭瓚然後鬯有巡狩有述職有慶
有讓綱紀未嘗一日隳也若漢初諸侯王則界以大
城名都連數千里未嘗為之分限山澤蓄積在其國
者不領于天子之大農五嶽四瀆在其國者不領于

天子之祠官故為諸侯者一受封之後即自負其富强摘山煑海招納亡命擅爵人赦死罪天子不能訶誰臣不敢議所以縱恣之者如此及景武之後則作佐官之律嚴附益之法吹毛求疵積毁銷骨所以猜防之者復如此盖方其縱恣也則畏之有同乎敵國及其猜防也則抑之不啻如譎徙矣盖有先王之良法則其獘不至于此由漢而来有天下者未嘗不王其昆弟子姓而名之曰封建然其得失與漢無以大

相遠蓋其初也惟務私其宗親未嘗擇有德而授之意故有德者不皆可使南面之人德復不能固結以恩義繩律之以法度故仁恕者則流于縱恣西晉是也尅核者則過于猜防曹魏是也而晉魏皆緣是以亡是豈封建誤之哉先王之意之法不存而強慕美名則適足為禍亂之階且唐太宗亦好名之主然審時量已固自不能存帝王之心而行帝王之事矣故刺史世襲之詔不久而遂停而當時諸臣雖以魏鄭

公之賢亦以為事雖至善時即未遑而有五不可之說蓋其度之審矣如顏師古之議欲封建與郡縣並行王侯與守令錯處則漢初已嘗如此至景帝令諸侯王不得治民補吏而漢置内史以治其地則封建之名悉為郡縣矣蓋古之所謂諸侯即後之所謂守令然自漢中葉以後王侯之與守令始判然為二承流宣化而實有治人之責者守令也食租衣税而但襲茅土之封者王侯也今欲並建則凡王侯受封之

地必盡廢內史之官即付之兵民之任而後可但恐恣縱專擅犯上作亂復如漢初之事容之則廢法而貽子孫之深憂誅之則傷恩而失封建之初意矣又況魏晉以後王侯多是虛封有三分食一四分食一五分食一者又有非其境內之地而遥封者如元魏之以會稽蒼梧建鄴丹陽等郡封其臣為公侯之類是也蓋户封既為虛名則受封者之俸禄必仰給于縣官而出納之吝有所不能免于是遂有虚食真食

之異今欲盡復舊制則王侯受封之地既斥分賦隨之京師府藏頻鮮無以供軍國之用非君上之利也又王侯于所受封之郡邑既無撫字之責而徒利租賦之入于是一意侵漁不顧怨讟為封户者甚于征榷非百姓之利也又所謂王侯者非子弟即勛臣素號名貴人華屋玉食之奉于京師為宜令使之塊處外郡朝不坐宴不與憂讒畏譏此絳侯之所以恐懼長孫司空之所以怨望然則又非受封者之利也夫

封建者古帝王所以建萬世之長策令其公心良法一不復存而顧强希其美名以行之上則不利君中則不利臣下則不利民而方追咎其不能行此書生之論所以不能通古今之變也

封建郡縣總論

天生斯民而樹之君使師牧之人君代天子民所以治安之者其大要有二曰封建曰郡縣是已古今論者不一或謂封建公天下之大端大本或謂郡縣公

天下之法或以周秦公私定國祚之短長或又委諸不得已之時勢焉是故由今論古封建出自聖人公天下之心無疑也然禹之興也玉帛者萬國湯之興也來歸者三千武王之興也不期而會者八百當其時即欲禹湯武變易封建以為郡縣勢不可也且即萬國三千八百言之侯國漸滅封疆漸廣非一日之積矣傳至春秋大并小強吞弱戰國兵爭磨滅殆盡始皇悉兼併為一統是時爭奪成風若又封之國土

授之兵甲羣雄角立戰爭之禍何時已哉是秦之罷侯置守亦勢也今之論者且無謂封建出自聖王郡縣出自李斯須即二者較其利害多寡為萬世計長久可也嘗論古今經國之大勢重封建則權在諸侯王而郡邑悉統于侯封之中重郡縣則權在監司守令而侯封悉寓于郡邑之内惟郡邑統于侯封則守宰廢置悉聽命于諸侯王而政令悍猛世代一轍雖聖人復生無所用之雖虐用其民民無敢誰何且結

鄰植黨聲勢相倚雖天子命令輒阻格不行矣惟侯封悉寓于郡縣則侯王守令一皆聽命于天子而截然易制所以田三代迄今凡悖上作亂荼毒生靈悉出於侯邦而未見有梗化之守宰概可考而知也況此二者法本相須行之歷代非判然不相關也令果謂封建行于夏商周而止于秦郡縣行于漢唐宋而起于秦乎彼秦廢古聖王善政不獨封建一端而封建其大者遂至孤立而亡無足言也然則大封同姓

王三庶孽分天下半卒乃釁萌七國幾亡漢祚西晉諸王擅兵搆亂畧與漢同唐宋宗藩雖各封公封王亦止食租衣稅于京師謂其法制未善則可實未嘗盡廢之不講也可見漢晉唐宋專任守令雖侯王之尊不得領師牧之責所以謂重郡縣則侯封寓于郡縣内者此耳然封建之善莫過于三代其所以享祚長者豈盡由封建之制乎觀禹一傳而啟有有扈氏之征再傳而仲康有羲和之征廢大康者后羿也弑

帝相者寒浞也韋顧昆吾黨桀肆虐而亡夏之天下者非夏之諸侯乎崇黎有奄助紂為暴而亡商之天下者非商之諸侯乎周武分封未幾挾武庚以叛周者管蔡霍也非姬姓之諸侯乎王室陵夷至下堂見諸侯甚則射中王肩問鼎輕重周鄭交質繻葛倒置弒奪篡逆無國無之其中土廣兵强者反圖霸僭王陵逼天子互相吞噬肝腦塗地斯民惴惴然不聊生者數百年皆諸侯為之亂階也正由甲兵田賦盡在

其掌握其敝必至尾大不掉之勢使之耳孰云法制出于聖人盡有利而無弊耶然則三代封建耳矣乃云郡邑寓于封建之内何耶盖撫有一國之民者諸侯也分理一國之郡縣而最為親民者郡邑宰也周公營洛因西土為千里分置百縣左傳曰上大夫受郡周禮曰四甸為縣縣正下大夫一人縣與邑不同而四井為邑州與郡不同而五黨為州吴起為西河守黔夫為徐州守郡守也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子

游為武城宰縣邑宰也自千里之王畿及五等之封國莫不有州有縣此皆周室井邑之制而謂縣邑寓于侯封中者非耶始皇大其郡制以領縣邑而封建雖已廢矣然東游海上稱頌功德有列侯在焉如徹侯關內侯特無實封之彊土耳是藩屏不固斯基本易摧秦之亡也固未必不關乎封建之廢而其所以亡者實于郡縣無與也但論者又謂諸侯各有封土則思永保其土各有分民則思永保其民民亦世服

其統轄而有固志所以各國小大相維夾輔王室惟封建則然彼守宰遷徙靡常未免視郡邑如傳舍雖有賢人美政不獲俟其德化之成此所以秦而下其政教不三代若也孰知諸侯王有功德者多在始封之君繼世率皆膏粱子弟凡卿大夫亦皆世官故世禄之家鮮知民瘼曷若守令出于選舉而考課亦容一或不肖不數載輒易者為尤愈也苟不審其利害分數槩以運祚短長教化美惡一歸諸封建郡縣之

制是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夫本者何天之立君與君之承天皆為民也封建郡縣之制賢哲俊乂之求宗社靈長之策皆所以為民也為民乃為君也豈徒為周之姬秦之嬴子孫世世享有富貴福澤云乎哉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世代有興必有亡法制有因必有革理勢之必然也是故人君心乎為民則必求賢才與之共理凡經綸顯設皆為生民計則民安而享祚長也禹湯文武所以為聖君三代

所以有道之長者此也心不在乎民而止為身家子孫計慮則日與籌畫者皆富貴之徒掊尅彊禦靡届靡究故民危而運祚促也始皇所以為暴虐之主秦所以二世而亡者此也以公私論者亦準諸此耳不然湯非富天下武非敵百姓傳賢傳子孟子何以總歸之天也所以封建之設帝王公天下以為民也又豈必官天下者然後可以行封建哉始皇失在虐民不能體天心以愛養元元不可為上天之宗子失不

在郡縣之法也世儒因郡縣出自始皇而詆訾之何異木綿須自前元必使天下盡廢木綿之利盡仍先王蠶絲麻枲而後可也噫令天下普木綿之惠矣蠶絲麻枲未之廢也令天下安郡縣之制矣侯王封爵未之廢也猗歟休哉保我子孫黎民尚益有利哉

圖書編卷八十六